

我的父親

錢 煦

父親去世了。他的兒孫失去了嚴祥慈藹的爸爸和爺爺；親朋們失去了真誠平易的戚友；學生們失去了爲世師表的校長；世界上失去了一位罕有的完人。

忠愛國家忠於職守

從我有記憶、開始懂事起，所知父親的一生效事，無論大小，全以正直、公平、寬恕、忠誠爲原則。

他處理任何一事，必遵照法規。尤其對公私之分，最爲明確。在臺灣大學校長及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，所住房屋之冷暖氣電費，依規章由公家支付。因此父親對家中開用冷氣或暖氣，限制極嚴。他說因係公家出錢，必須特別儉省。我小時常認爲父親對公私劃分，有時未免太清楚了。以後長大才瞭解，如果不嚴格分清，以後界限就會越來越模糊，問題亦會因而產生。

父親在家對兒輩、在外對朋友、同事、學生，概以公平爲主。處事依理判斷，從不偏袒。並且總是爲每位當事人設身處地來考慮，以得公正處理。

父親律已極嚴，待人却寬。學生屬下，犯有過錯，他總是先假定並非有意，並且以寬恕同情

爲出發點，誠懇討論教導，使人辨明是非，瞭解改過。父親忠於國家、忠於職守。學生獻身教育青年學子，領導學術研究。不論講堂授課，主持聯考，召開會議，建設院校，均必事先作周密籌劃，考慮詳盡，所以他做事顯得輕而易舉。事半功倍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醫預科讀書時，定性分析化學是必修科之一，那時父親是北大化學系主任，教我們這門課。記得第一次上父親的課，我起初很覺緊張。父親用很容易明瞭的譬方，講解複雜的原理，由淺入深，引人入勝。幾分鐘後，我便已全神貫注浸潤在他的講課中，原來的緊張心理，煙消雲散。

堅毅儉樸謙恭好學

父親一生爲人，有儒家的各種美德。我特別要提的是他的認真、有恆、忍耐、堅毅、儉樸、謙恭和好學。父親處事的認真態度與科學精神，在他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。即使在家中搬動家具，亦先用硬紙板照比例剪好，然後在圖上試放多種可能，才實地去搬。他晚年邊醫囑散步，極有恒心。每次且必須默念捻指記錄步數，然後用公式套算。雖然身上佩帶計步表，但他認爲儀器常有誤差，必須直接按步計算查驗才可靠——此點侄女

婉孫在「我的爺爺」一文中有極好的寫述。父親有病吃藥時，也極科學化。如果醫生說每四小時吃一次，他一定開了鬧鐘，半夜起來，按時服下。近年來因患糖尿病及高血壓，所服各種藥品頗多。他用小藥盒將每次應吃之藥裝好，從不會錯。父親不但極有恒心，而且極有耐心。這大概與他小時患骨髓炎臥床很久有關。那時骨髓炎很嚴重，他洗一根筷子可以從左腳的內側通過到外側。醫生曾建議將腿鋸去，但祖母反對。後來幸終於痊癒，但他左腳比右腳短一寸餘。休養期間，在家請老師補習，進小學上課時插班在三年級。

律已極嚴待人寬厚

父親回去上學，覺得因脚病臥床，未有運動機會，特別努力鍛鍊，參與踢足球。因爲他堅定的毅力，終能克服困難，奔馳球場。我至今仍記得在小學時同去公園踢小皮球的樂趣。父親從前對看電影亦有興趣。在伊利諾大學研究院攻讀時，常在週末到一家電影院連看三場同樣的電影（只須買票入場一次），這樣他不但欣賞電影，同時也達到學習英文會話的目的。父親學成回國任教初期，尙常參與橋牌比賽，技術甚高。及至任臺大校長後，因公務繁忙，除閱讀外，即無其他

嗜好。每月薪金，交先母作家用。自己除理髮外，幾無消費。父親雖自奉極簡，對人甚厚。同仁有經濟所需，他常自己給予幫助。父親工作一生，任主管三十餘年，因其廉潔助人，雖極儉樸，亦從未治產。

父親對人謙恭真誠。即使對下屬晚輩，亦虛懷若谷，尊重他人意見。父親的謙虛，大概頗受幼年家教的影響，他常對我們說祖父對他管教很嚴。小時候有一次在街上看見一個青年騎一輛新自由車經過，父親說：我將來長大也想要買這樣一輛車。祖母認為小孩不應有這種妄想，給予嚴重懲罰。父親一般不多說話。某次宴會，席位排在外賓女主客之旁。宴中母親提醒父親應陪女主客多談些。父親說：「我們已經談了不少，該說的話都說完了。」父親和母親個性不同。母親極為健談，性格外向。二位相敬相愛，相輔相成。母親七年前去世，父親親寫行述，深更執筆，情見於詞。父親在臺大校長任內，每次典禮演講都精賅簡短，同學們最為欣賞。每年運動會在操場上舉行，父親總是先說：「各位同學，今天天氣很好。」【註：如果天氣不好，運動會也就開不成了。】同學們都認為很有趣。今年六月，父親來紐約，臺大同學會歡宴，是日風和日麗，氣候特佳。他在席上說：「我以前常說今天天氣很好」。大家哄堂大笑。父親再說：「可是今天天氣實在太好了，不能不說。」大家更是大笑。

父親雖然說話不多，但其內心誠意，盡表達在不言中。他從不對兒孫學生作長篇大論的訓誡，但是作為他的兒孫，作為他的學生，我們都深

切瞭解他為人之原則，處世的態度。他不必說話，我們自然知道何是非，何去何從。現在我每遇到困難不易解決的情況，便停下來想，如果父親在這種情況下會如何處理。一有此答案，我便會自反而縮，坦然做去。

幽默有趣感情豐富

雖然父親給人一般的印象是嚴肅謹慎，但他亦極幽默有趣，感情豐富。他幼年求學時，最會替同學取外號。不但全班同學，每人一外號；而且每隔數週，還要重新改換。今年六月在紐約臺大同學宴會上歡迎同學返國服務，或至少返校參觀。他說：「國內各方面進步很快，如果二、三年不回去，就變化很多；如果二、三十年沒有回去過，都不會認識了。但是臺大的杜鵑花仍是開的像以前一樣鮮艷，臺大傳團仍是一樣令人留連。各位出國多年，可能在夢中夢見過臺大的杜鵑花，夢見過在傳團散步的情趣。希望各位能回來，舊夢重溫。」在座同學，聽後無不動容。父親常說隨時隨地都是學習機會。在學校讀書，不論老師好壞，都可以學到知識。老師好，固然容易學；老師不好，也應該可以學。他舉他在中學讀書時為例。他最記得的老師是最好的和最差的：一位數學老師教得最好，引起他對數學很高的興趣；一位化學老師教得最不行，每天上課只是照著教科書念，父親覺得毫無意味。因此他學習問題從來不做，上課也常不去。因為父親在校中是極好的學生，這位老師對他如此表現特別不滿，就說錢某人即使大考滿分，也不給予及格。父親說

他開始着急，也覺得自己不對。一方面努力去念化學教科書，從頭到尾，仔細研讀，把習題也補做交出；一方面寫信給這位老師道歉。到大考時，父親已把化學讀得精通貫徹，大考果然滿分，老師也就取消原意。父親中學畢業報考大學時，覺得他自己對化學瞭解最深，興趣亦最濃，就選為主科，因而奠定他一生科學研究教學的方向。究其根源，父親說還是要感謝這位教得不好的老師。他說這件事給我們聽，有很多涵意：第一點，便是不論環境條件如何不好，也應盡量努力上進，遇到不好的人或事，也總有好的一面，後果如何，全是事在人為。此外亦是告訴我們凡事不可任性而為；而且做錯了事，知過應勇於改正。

與世無爭真誠助人

父親一生處人處事，寧可人負我，不可我負人。從來不用心機、不作計較。所以每分每刻、隨時隨地，他的心境一定是永遠安樂平靜、有如止水。雖然他不屬任何宗教，但却做到了宗教中最高的境界：道教的與世無爭、佛教的清心寡慾、基督教的真誠助人。父親一向教導我們謙恭，不對人誇揚自己或家人。可是這一次，爸爸，我要說一句我心中一直想要說的話——我說這話，沒有任何猶豫，也沒有絲毫傲意，我要每一個人聽見：「爸爸，您是一位完人。」

作者錢煦先生係中央研究院故院長錢思亮先生的次公子，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教授（那廉君提供）